



官自覓養舉徃日僉報編審津貼加派諸弊無不悉去因知其兩地得民之深者蓋其德民之深者也令德民民亦德令德則圖所以言度侯生平所儲爲竄傷心之痛與所爲亟欲告諸于人而猶自患口不能罄筆不能殫者非太夫人死節一事哉盍相與榮其事而詩歌之于海內名人巨公之章與夫屬內薦紳父老之咏無不畢具而總顏之曰貞慈錄且併介兩學諸生而以聞于予舊例屬官私事無有聞于兩臺亦無兩臺有爲屬官作文者予獨高令太夫人之節奇太夫人之事併奇兩邑父老子弟所爲德令不于其身于其母不于碑碣楔掉而于文章爲能超于世俗文套之外故特爲序之太夫人托姑事大姑爲九月之從容殉夫志堅竟作一朝之慷慨已詳諸公篇什中與



子負有血性豈不知綱常之當植名節之當愛哉顧多隱  
忍貪昧不能遂其志嬾人之節不專在死卽在死而于太  
夫人尤得以子爲解自可以不死而太夫人卒死我國家  
自神廟至今五十年來養士不可謂不久待士不可謂不  
厚然疆場之外有逃陣之主帥廟堂之上有附璫之公卿  
卽後日罪狀亦不之顧寃其所以亦不過是畏死一念耳  
倘有太夫人之識之力忠臣義士不接踵于世也哉而何  
其世之爲男子者反不如一婦人也得無未興起于太夫  
人之風乎然則太夫人貞慈一錄凡爲男子讀之皆宜有  
以流涕也矣

### 楚孝感楊氏族譜序

余郡通守楊侯楚孝感人甫蒞任而一時新政蔚然其大  
旨專務以大義率民使人油然而生其恭愛于父子昆弟之  
際蓋其家學淵源實有所自蓋余觀之其楊氏族譜云楊  
氏族譜者侯尊人所手定道法義例該焉更寃觀之父子  
昆弟之義舉積此矣余嘉侯之政高侯尊人之志慕楊氏  
之族哀然望於楚也樂爲之序序曰夫人抱行氣之精以  
生其初皆出於一原至推據五音以命其子孫爲生民之  
始後世聖人敬民名姓以別之猥而官邑志事里居各以  
其所本爲斷斯其爲族之繇矣夫物生而滋求其盡親必  
至于莫不疎聖人亦教之有親耳矣不能使之無所疎勢  
也譜之爲道所見無與微其詞所聞無與殺其恩畢錄之  
爲貴而其目皆若爲求詳于所疎之事夫求詳于所疎者  
令之見其初皆一人之身是故莫不疎亦卒莫不親也勢



也。由斯以談今之爲族譜，莫不皆然。獨楊氏云乎哉！然楊氏之譜所以貴者有矣，高曾之事必自其宗父傳之，而其所以樂而道之子孫者必其高曾之世有可美而識之者也。余考楊氏家世，節義文章相踵于時，升之司徒，選之澤官者代十數，不替焉。無可沒之人而無可黜之世，則亦代有宗父傳之矣。無競惟入此，其所以望于楚歟！然此其大凡也。其實始于六義：義學、義館、義井、義橋、義倉、義塚。義者酌于已心之宜而發于人心之公，莫之能全焉。匹夫而行六義，致義之盡也。宇宙惟義所建立，族無義何以族？卽衣冠先後，赫奕恐弗重也。譜于孝感之楊，獨詳其義最孝感之楊，併以風諸楊也。此侯尊人之深志也。新都之楊升庵于義卓然，可以並書而不遽書者，志慎也。慎于書者慎于義者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信史矣。侯尊人諱某，號某，慨然于先世之六義，力修其墜。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侯尊人有焉，則侯之新政蔚然，專務以大義率民，使人油然而生，其恭愛于父子昆弟之際者，良有以也。此吾之所以樂爲之序也。

### 塗氏宗譜序

先王制禮立隆，以爲極。然曷以五世生者謂其親盡而服絕，死者謂其親盡而廟祧也？先王之意，其始亦不過欲盡天下人情而使之切，然而服絕廟祧五世以後，便有以爲我所不知何人者。嗚呼！亦大愆矣。後世聖人不得已而立之以譜，稽原本紀，世次序昭穆，別親疎，使千百人瞭然如一人，千百世瞭然如一世。匪譜末由故譜，非古也。然譜不



可廢也宋眉山蘇氏譜法僅本五世而上此亦服絕廟祧之意然五世以內同此服中之人同此廟中之人何用譜也五世以外服之所絕者譜亦絕之廟之所祧者譜亦祧之又何用譜也譜者普也譜而限以五世斯其爲譜也亦弗普也已矣靖安塗吉元重修宗譜雖其自謂法倣蘇氏五世而上顯祖忠公然又何其闕博多舉也曰塗山氏女則舉唐矣曰會諸侯于塗山則舉夏矣曰塗暉與王璜同受毛詩於孔安國則舉漢矣曰塗欽匡弼元帝封新吳侯則舉晉矣曰塗永生爲國子監祭酒因名其地爲唐監則舉唐矣塗得姓最古而其譜所載本原獨詳故吾觀于塗氏宗譜而得先王立隆之禮焉據塗氏自漢至唐封侯拜爵不乏其人塗何負于後嗣而後嗣之居豫章者乃改塗爲涂何也至今遍豫章而徧望族者皆涂矣徧涂惟靖安獨也塗不攢涂譜併及之第不知涂于塗何如也事不返本而志不遡源其道爲倍忘而其兆爲廢墜靖安之塗獨守而勿失塗氏之後必有大興者塗從木從土夫木則知本矣水則知源矣土安土敬仁則知愛矣立愛以崇本立愛以尋源嗚呼誠知此義塗氏宗譜之修百姓其有興于仁乎

吳給諫浮玉先生太夫人某氏七十壽序

今薄海內外我皇上以四十四年太平天子治之其所久更閱之間見足自容諷而其所久享受之福祉足自恃賴于是默輕視此臣工卽臺諫是非以爲不足行存之而已夫徒存而不行固有存之害然能存而不廢猶有存之利



故孔子之作春秋豈能必其是非之行哉但能存其是非而已然而當時之亂臣賊子固已懼矣夫使當時之亂臣賊子而知懼天下之治過半矣此皇上所以四十餘年而得以太平天子治薄海內外者臺諫是非存之之力也則臺諫之是非于今日豈不尤重已乎雖然人臣幸而值聖明之寬卽慷慨青蒲淋漓白簡是亦何難要必有先于天下之識人惜于言而我發其端又必有周于天下之慮人懈于言而我收其局斯謂豪傑故蘇子曰吾發之吾收之然後有辭于天下則今兵垣給諫吳浮玉先生其人先是壬癸之歲輦上一二君子愛護私人有所偏徇遂激而使兩衙門自爲水火盈朝若狂追後弩機稍息鼓氣少衰彼伺之密而我待之疎彼計之急而我圖之緩小人復于此

際計圖翻局蓋自非先生以後勁鼓衝風之末則鴻毛且爲我崇而天下已岌岌乎殆矣先生鋒有所顯設竟行其志而不以詘道有所陰用獨苦其心而不以明或推之或挽之所發所收皆我爲政而後天下之英雄豪傑始得措臂于其間以上貢其寧謚于朝而下畀其治安于野夫豪傑雅多自負卽豪華聲伎宮室妻妾皆可自割而惟至于天親响嫗之際不免爲之委曲故聶政之母而誠賢早欲成其子之令名此身何不敢許人之有溫太真以王事靡盬之心爲不遑將母之念總由母之不諒故不得不絕裾以去斯二者要之其母亦凡母矣夫使先生遇母而有一于此卽欲爲先生未得也乃吾獨聞先生太夫人某氏竄賢太夫人性清儉氣節自好事理之是非計謀之舍取雖



處閭闔之中而獨觀人世之大嘗曰葵何以不恤其綿有  
大于綿者也漆室一女子何預人家國事家國之事固不  
遺知能于匹婦也當給諫抗章大忤當事之時恒居深念  
從旁勉慰之曰汝無以老母爲念使爾得與李杜齊名母  
卽自啜菽水田間大甘也頃之先生知事難急已非致身  
殉國不可乃竟使其家人南歸而獨以已身待命于朝乃  
太夫人怡然就道曰是吾志也當是時先生之節太夫人  
之義都下人士無不聞而壯之蓋自是朝廷三四年間所  
藉于先生發之收之之功不少卽所藉于太夫人不妨其  
發不妨其收之之功不少矣今天下事局又一變矣密勿  
論思之地調燮之人主持未力至使皇上自雄其斷舉前  
日之所爲存者爲廢優容者爲竄逐而諫議兩衙門之地  
寥焉若掃此其間所發所收英雄豪傑誠難措臂安得復  
借先生口手而返之前日光朗乎當主去秋典試我江  
右時予曾馳書我江右人士獨未揚扞太夫人之風義今  
值我撫諸門下士爲太夫人誕辰丐辭予因綴所聞于篇  
俾我江右人士知先生更有太夫人如此諸門下士誠得  
一登太夫人之堂聆其緒論明于所發之道可以弘識明  
于所收之道可以深慮今日之所爲不愧師門卽他日之  
所爲不負天子太夫人其又進一觴矣

○賀棗陽張棘川先生五十壽序

豪俠之概古今之所共貴也蓋其懷抱禮義倉卒赴人之  
急斯時使聖賢爲之其道固慎爲從容審處反不若豪俠  
之作用犀利以襄一時之功商周之際興朝者爲碩相



野者爲逸民然夷齊柳下惠虞仲夷逸亦礪砢節目特達君子也其高行貞操流風餘韻卽商周之宇宙不得之則不奇嘗以求之寓縣林谷之間而舅氏景吾每爲余言棗陽張棘川之賢棘川爲近溪子近溪高行姘修余爲經生時曾傳其事至今猶記憶而不謂棘川君高爽軒豁饒有父風蓋余聞諸舅氏君至性過人內行淳至事父近溪備極孝養衣服飲食雖多弟兄輪設有常期而君時時視其精鑿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扶掖巾櫛身自爲之不以代之佻婢待諸昆弟美好田宅推與彼已寧自取窮苦窳者待諸子侄廣延名益張氏先世無治儒者迨今俊民秀士勉於棗邑君之力也君輕財若土慕義若渴有急昏夜叩門無郟情吝色卽大事亦不以他故爲辭拯人之危存人之亡施之不問其姓名若此者不可勝數也凡此皆豪俠事也夫君際明盛之世四海一家奇窮大難之人猝變甚急之事君不出戶無所遭邁觸其扼腕尙當離亂之時世紆紛糾平險難卽區區荆軻聶政郭解劇孟何足道乎余恨與君所居甚遠不獲執手同堂勸勉開廣引之大全然卽吾舅氏之言君操行過人遠矣余故爲之表而出之以告當世棗固有豪俠之人如君焉者哉吾舅氏卽欲書之以爲君六十壽賀頌與賀等耳何不可

彭遠生制菘序

唐詩三變曰盛曰中曰晚當其中也自以爲勝于盛而不  
知其已爲乎中當其晚也方不屑爲乎中而不覺其併落  
于晚迨至于晚寒瘦神鬼之誚不得免焉而唐之詩且亡



今日士子之爲文卽唐人之爲詩也憶我輩學爲文時主乎理行乎法卽有韻致風華互發于筆楮之間而按步選義步齊不失今俱無論矣以誕險爲端以偏側爲體以韻晦爲意以佶倨爲詞令人欲一尋其所謂文之脉與局格與致不可得彼豈不猶中之欲勝乎盛晚之欲勝乎中而已不覺其人于寒瘦神鬼卽謂文亡于今日焉可知也吾彭遠生意砥波靡其爲文清嚴迅决經以六籍之粹奧列乘之宏該蓋遠生房師爲吾新昌令君沈青嶼先生風派旣真鑒賞復別其所取首次二卷俱吾邑人一爲彭生遠生一爲羅生文止大槩法理勝而後翌之以風華都人士稱爲競爽故不佞謂凡于文非耳目之事殆有神氣英爽爲焉嗚呼今天下得盡如沈先生所取士而與之

砥天下之靡則可矣

題詞

陶白夫制義題詞

吾友陶白夫少年負才奇甚先後應郡邑學使者御史臺試亡慮數十靡不冠軍無論白夫自恃人品才地崖岸自喜先後郡邑學使者御史臺數十試所以冠軍白夫與海內同志所以著蔡白夫者無不加額拭目立望其化而白夫竟如是而已此人世竟不可解者今年夏白夫謁選天官得叙州倅以去而與其平日所藏文字訣曰半世耗精竟不得其絲忽之用今安用汝余聞爲之慨然出涕復馳書慰之曰李廣爲漢將結髮七十戰竟不得一侯乎然太史公每稱之古名將至大將軍衛青提兵絕塞屢立奇功



斯亦尊顯崇重矣乃太史公故斷之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嗟乎人世之事是非曷定吾何知當時乘權顯庸者之不爲有天幸之衛青而吾子邑邑不得志于時之不爲數奇之李廣乎子誠持此文以質之四方爲子太史公亦不乏也白夫色爲之釋然其文字始不得棄而余特爲之書此以序之

### 筆史題詞

筆于四物之中有專能又勞苦而功多蓋硯以年計墨以月計紙藉書以不朽在年月可計不可計之間惟筆勤敏豪摯時給人之揮役無所告輟有聽其鋒穎之秃然而已是以日計者也通此以爲學則爲精專有志之士通此以爲人臣則公忠不貳盡瘁圖王有夙夜匪懈之節道此

以爲人子弟則服勞不倦無忝所生有明發不寐之懷好事者固宜先三物而爲之續述先是已有傳獨無史筆史楊因之所自作內篇始原始終告成外篇首徵事終述讚其原始也曰蒙恬非始造筆者發明再三蓋深情焉夫字始于倉頡有倉頡之字便有倉頡之筆筆豈獨始于恬恬所爲筆蓋秦筆也秦虎狼不難畢六王以爲已王築儒燒書學者有不師今而學古者輒見斥殺故隸歸李斯明秦自有字也不問古也筆歸蒙恬明秦自有筆也不問古也蓋攝天下而欺天下之心也且秦安用筆爲古先聖詩書百家語所已付剡焰者旣不得搦管而書所書者俱殺戮之事慘割之語耳此筆厄也故孔子西狩獲麟之後而筆絕筆之絕也政絕于秦也製筆之法有曰桀者居前毳者



居後強者爲刃與者爲輔參之以糝束之以管固以漆液  
澤以海藻濡筆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  
而不敗嗚呼豈獨筆哉東坡曰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  
夫作無骨字買筆于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  
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嗚呼  
中原士大夫而皆作無骨字必皆無骨人也筆工惟吳說  
耐久士大夫中何人耐久也世道之變可勝言哉吾于楊  
因之筆史觀世道焉此筆史之所以不可不作也因之名  
思本建昌新城人多才富于著作而此其一端云

引

題錢彥林和淵明詩引

人入世之情患太深出世之情患太淺酒有何可戀菊有  
何可愛無絃琴有何趣環堵蕭然短褐穿結有何興客禮  
甚周縱醉誰肯先眠官興甚濃縱折腰誰肯以八十日擗  
去以愿譏狂反固爲佞心上妾婦目中大人三斗柴棘自  
相櫻攘試談淵明于今謂是絕不肖事一崛強翁耳予年  
來喜讀書三種一管轄一莊周一淵明管轄用世莊周醒  
世淵明出世用世以才醒世以理出世以情三者予日夕  
參稽以祈領取而一絲有掛萬慮難虛非才之不逮理之  
不透直情之不深也近有傳錢生彥林和淵明詩者少年  
人作情至語清真遠逸意表之詞率成單取雖使淵明復  
作想當然耳彥林一往何深情若此此固余之所愧也其  
有相感于情之深者乎

記



榮澤縣重修縣學記

榮澤縣按古牒背黃河肩臂廣武山蓋古戰場地爲楚漢  
兩軍對壘處也曠悍若其積習而又賴有河患百姓半浸  
蕩于馮夷是瘠國也至萬國玉帛其自楚蜀滇貴東西粵  
輪蹄無不自此往者是又疲國也瘠與疲並且不分士與  
民朝夕惟粟米布縷力役三徵並營又寧暇爲詩書禮樂  
之事而卽爲其上亦然人力旣不能與河伯爭氣運富之  
効已無所與于生聚官守復不能與司農爭考課拙之名  
自無所辭于催科嗟乎禮樂王者積百年而後興教化聖  
人俟三年而始成以語于榮之令且不能一日待一歲淹  
安問其外焉者乎乃今令某則吾竊異焉吾課吏回嘗有  
比較之一法凡令逐月日職業所應爲無不分欸列一冊

中兩閱月一赴比他縣未嘗不刻繩而于榮則獨用恕蓋  
念其瘠且衝也而榮冊中顧且賦完盜息弊釐訟止先他  
令猶未也學校堂廡久圯廢師儒之臯北旣虛子弟之誦  
絃遂絕前是爲斯令若以爲不聞而過之非不聞也日不  
暇也卽亦暇力不足也而冊中顧復載令捐俸爲修舉之  
事掄材鳩工自天啓七年一舉至崇禎元年令歸自覲再  
舉而凡所爲聖殿賢廡櫺枋鄉祠與夫官舍書室無不煥  
然一新落成之日序東西橋門內外師秉鐸士執經令設  
絳紗雍容與諸儒父日談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藝書數  
之事安所見榮之國獨爲瘠爲疲又安所見禮樂教化之  
必待百年三年而後興且成也乃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豪傑興于無待廉立奮乎聞風倘兩河盡如榮邑三代其



何不可以復見而乃至令觀風者臨廣武而嘆也哉予職任保釐得聿觀其盛故不能辭榮諸士之請而特爲之記說

### 遊衡嶽說

衡嶽位離而星熒惑夫固以火德王南土也火性燥曠專壹其用則其千萬物必有尅而無生而衡左右適當洞庭彭蠡之所蓄潴長江帶焉火得水以爲制火斯不爲霸而爲王粵稽三苗正當其地擾而弗馴豈火性凶烈之驗歟然不能不革于兩堵干羽之舞蓋自有虞氏至今閭胥光爾文明盛萬物相見無能踰此蓋火得水制光明齊潔有時有德有位賢明諸侯之象也乃王元美固有衡嶽不如武當之說文士信之庸詎知武當高而弗大匡廬大而弗高况又區區餘分閏位火不歸垣而光旁焰佐命之烈固應遜于專制之功而乃云不如是未曙于其時其位其德也外是如潛如霍弗高弗大附庸于楚之東偏又漢武帝之所謂南嶽非自古帝王之所謂南嶽也武帝時方專志北征是其沴爲水見火而遁其應固然然天子乃自替其尊上之勢于臣下嶽其所不應嶽而置其所應嶽僭端見矣厥後王氏之禍何莫非武帝之自啓之此其際微矣亦察幾之士之所務白也而况衡更有隱德四時雲氣常飭其顛辟之火蘊于石傳于薪不當萬物之用常有所秘惜而不以其光輕試此仙靈之所爲窟宅而神聖之所爲遊遊自古至今不可勝數也昔人五嶽之遊止缺其一以爲至歎而余去歲始登嵩高今纔及此是于五嶽之遊不啻



行百里之初步若以余意中敢自謂一觀于衡而天下之  
觀已止若夫有時有位有德觀衡者必以是觀之乃爲善  
觀衡者乎

贊

陶淵明

陶淵明至人也亦吏亦隱亦畊亦讀亦酒亦詩亦和亦清  
亦狂亦狷讀書不解而解吟詩不工而工彈琴無絃漉酒  
以巾亦云三徑處士亦云五柳先生無懷氏之民也葛天  
氏之民也

尺牘

答馬康莊年兄

世變日甚國事方殷長安靜業寺前蓮花空自爛熳嬰索  
往日我輩詩文賡和雍容而享太平之暇日無從得之今  
天下東壞西殘有岌岌之勢貴省雖曰天下之中即使本  
土晏然無事而天下有事貴省無不受之乘權樂事者之  
所竊窺而勘亂定功者之所必藉才非命世必難措手弟  
以庸常之才任真率之性久耽懶于閒官未學政于外吏  
遽叱此馭任巨具微全恃開迷瞖而昇之指南也

與歸德張司李

總河羽書至卽遣睢陳道王前來部署而所部署大槩不  
越貴廳所陳禁私渡嚴偵探查保甲庀城守散棒會安異  
教等件而尤有未及陳者在固人心人心不固其先起於  
縉紳而其繼由于富室驚魂不定風鶴皆兵卽有韓白亦  
不能支今鄆城鉅野其已事矣鄆城以不能守而城潰鉅



野以措置有法卒免克拔今虞城夏邑二令不知才力何  
如務須諭其以守爲主毋爲抽身而逃便是生全地方也

又

來札具悉諸所調度我獨賢勞然事會所乘任責靡謝我  
輩自不得不爾也前誠不應自作張皇縉紳家丁先相撻  
攘競下死苟奈何晝閉城門令城外人謂城內人棄我趨  
避無門倉卒且裹巾入賊夥也調度以守隘口爲急守城  
次之守城以人心爲急兵與器次之人心以鄉紳學校爲  
急小民次之鄉紳學校重惜寶貨計惟一逃而不知滔滔  
皆是逃將焉往諸奸細且以其逃乘風搶擄其足趾尚未  
踰五步而賊已隨其後矣何如嬰城自守猶可自全也

總河陳蠡吾

前蒙飛檄初一日遂已厲兵而行賞激數四期不負台翁  
指麾卽今計已受事行間矣賊第烏舍我兵四至殲之不  
難佇聽捷音以安鄰震至大疏見教爲漕船設防慮至周  
密不肖去歲曾有一疏言及漕河萬艘畢集沾沾衣帶牽  
拽如車莫當一夫之當關更慮半炬之作崇其天津河間  
固靠新撫之兼防如徐沛苑東宜益總河之兵柄業已奉  
旨下部而部竟泄泄置之槩觀今日使得早授台翁一萬  
之師神武豫申奸邪自戢何至今日猖獗若此大抵今天  
下人心無事則效燕雀怡堂有事始錯愕議救竟不悔其  
始之宴安而第悞其後之莫及徃徃若此今大疏夕上聖  
主自朝報可督亢地有長城我輩臥自得帖席矣

與馮履亭



不肖竊怪山東發兵已久其奏疏明廷報捷者亦有三四  
然究竟二十日以來鄒滕之賊仍爾猖獗且流劫于各鎮  
各邑豈各道府之轄兵者俱擁以自護無一有勦賊之志  
耶賊有頭目彼必尊高自處嚴邃自匿今所報爲當鋒逢  
敵而被殺者必皆褻而附入之平民也如是卽日殺數千  
無損于賊自非設深計懸重購縛其渠魁而殲之其王不  
擒其羣必不散延捱猶豫滋蔓流毒寧獨山以東而已乎  
日者歸郡告急標兵之發台臺自不得不應蓋非特爲歸  
郡計卽爲中州一省計亦當于賊之從入處堵截之夫當  
關之有虎豹而後可必潰穴之無兔狐相時度勢非得二  
千人不可今省會二千之標兵誠不可以盡發而磁州遠  
在六百里之外又不可以猝來心知台臺必有大費周折  
者然當日賊初起之際止謂烏合易散而山東當事可靠  
今觀其各擁兵觀望不肯向前殺賊蓋若吉之除蝗害者  
無他策趕之出境而已又如白圭之治水以鄰國爲壑耳  
如是賊不掠徐淮必西馳虞夏考永我之地方寧有幸哉  
當此之時正台臺着緊下手之日與其掘井于臨乾不若  
見彈于乘早或此處新招兵若干添上或磁州之于神京  
此時接應稍緩量調一千湊往歸德蓋兵與其置之安閒  
不如試之憂患與其聚之一處而易譁不如散之各處而  
可制芻蕘之言亦可採否

與梅太常

今天下事勢何如廟堂羣彥豈不克盈若將猶泄泄然者  
無論寇伏勢必復張卽如黔城有七月不通水泄之重圍



上毛伯先生集  
奢賊有百咎漸悲狐兔之士司夔沅而上荆襄而下台翁  
以爲安耶危耶至于東賊不過一時草寇烏合而斗大鄒  
城數月墨守以拒輸攻糧盡而寸兵不叛械設而百計能  
防報捷者曰滕縣已復豈知所復者空城而所逸者巨賊  
潰圍而出萬兵辟易現今直抵徐岸聲言渡河不於歸潁  
則於鳳淮指鳳淮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歸潁則天下之腹  
心潰前賊之失計在於據城今我之大憂恐其流劫不知  
數月居東討賊者所作何事竟以鄰國爲壑若此也固始  
之役全恃先時下手故得不煩一兵不遺一鏃以奏奇功  
不然餘氛撲滅卽台翁梓里當亦震驚而頃朝貴尚有苛  
議爲過作張皇者則天下尚復有殫力爲地方做事者乎  
其不歸于亂不巳也

與鄖陽蔡撫臺

合天下事無不壞于虛名之徇而畧不一究其事理之實  
非特毛兵如敝省之柯家兵則以其爲陳友諒之子孫也  
如海中之余山則以其爲窟蓄草澤之英雄也而初不知  
柯家兵不過一大村落人耳如謂其爲友諒子孫則友諒  
生時行徑與本身伎倆直是何如假令其人至今在猶將  
奴隸畜之况其子孫乎余山之在大海中也吳浙本處之  
人詢之俱曰無之而世固言之甚確不啻當時秦皇漢武  
之于蓬萊三山爲妄人所詒故一時吳越之小寇盡盜余  
山之名以嚇人此俱徇名而不究其實之患也外是而稱  
義烏兵稱延綏兵稱川兵究竟義烏延綏川各兵行徑竟  
若何止曉得一望風逃走耳然不特兵也滿朝士大夫號



爲起廢名賢卽今日之用名賢固已一歲九遷四時仕宦  
矣然纔一聞經畧遼撫之推則面如土色則是天下士大  
夫皆毛兵與柯家兵也不肖生平不面台翁頗知爲當今  
一人今所居之地適當川貴總會之區黔事旣復踉蹌川  
中至聚十七萬餘兵一年以來毫無動靜師老財匱皆不  
可知之事惟台翁策所以待之不肖才拙而力綿于天下  
事自分已審從是竣事歸耕南隴以默觀台翁之卽爲韓  
范願努力爲天下自愛

與治院畢東郊

語有之荆州用武之地則是天下英雄之所共窺伺也又  
曰荆州爲餌則是天下陽喬鯢鱷之所欲爭噉吸也今日  
無論川黔未靖凶舶狂帆千里江陵可一日而下卽四方  
招募無賴少年與土司非我族類曰千曰萬每日招搖而  
過我者無限都會之地交易郵傳豈能無相逆軋萬一事  
會逆發道府索尺兵匹軍而蔑有何以防倉卒俾督亢之  
地爲金湯也此在當事宜食不下咽寢不安席而此中竟  
數年以來不見理會也

與貴州思南太守

細讀來札黔之情形大槩已悉如所謂設疑兵伏兵與所  
謂滇川與我兵三方共舉五則攻之皆黔用兵從來所未  
有如大方兵回竟不分前茅中堅後勁而且以數萬之兵  
絞作一塊輜重相擠子女玉帛之愛甚於愛性命烏得不  
潰門下此策何不卽以進之新部院豈新部院秉性警敏  
求賢若渴尚猶不能用門下之言乎然內併言水西地大



而險善佯北以誘我我兵被其利誘而不知則尚未必  
水西去貴陽不五日已盡其境之底裡實不能當我之大  
縣大方之入其初自是王撫臺膽力所致入其室殺其民  
焚其積萃數十年巢穴幾成墟莽賊亦何利而必以此誘  
我我兵雖潰猶有添加彼巢已破竭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而不能復故謂安人善佯北以誘我未見其爲善誘我也  
夫謂我兵虛冒進前怯弱是也然逆彥之伎圍一空城至  
一年而不能下春乘我歸師之潰第以數千騎闖入貴陽  
直止用靴尖踢耳而彥亦不能此非其兵力之微口糧之  
乏黔驢之伎止此耳又謂水西兵不止三萬衆把目難敵  
亦未必然也蓋言而之莫不奏凱原非逆彥之能自是從  
前爲黔者之不善兵不貴多而貴精攻不貴從犁穴而貴  
踞要害踞要害不貴用大舉而貴用奇兵用伏兵用間用  
購只縛得逆彥之首而衆把目已散黔事已畢矣又謂我  
兵有易視水西之心愚則謂從來爲黔者索多兵索多將  
曠日持久師老財窮至我安排定方議舉事而賊亦安排  
定矣故我兵從來之不早奏凱者以過自張皇過自疑沮  
非以其易視水西正以其不能易視水西也朝廷濟黔原  
不薄楚人應黔原不緩獨無奈從前爲黔者躁者躁緩者  
緩無一得當而事尚延遲至今致仍煩冲至憂也以門下  
可與言黔事故不殫媿媿商之

復蔡元履部院

當今策邊者每每有不肯向前之患爲走迯爲脫卸纔得  
一王彭伯作附子乾姜聊爾澡皮而又懼此患從此朝廷



之上以不肯向前繩人者又將以向前繩人豈國家氣運  
爲之乎前據貴陽細報似彭伯有五失一向前而不鞭其  
後二不知人而謬任陳其愚爲腹心三偏厚親兵而獨令  
其攻賊金銀堡細載以還無心戀戰餘兵緣是不平且束  
手坐視四忌分功而發還川兵救援者一萬五焚燬賊積  
聚糧餉獨捉子女人衆分食一旦不繼所帶折色無所糴  
買而復坐枵夫行兵深入而懼此五患當其一月至貴陽  
路不千里而云信息不通不肖固蚤知其有今日矣然賊  
而有爲當其擄擡彭伯之日便當乘勝疾圍貴陽扼據龍  
里糧道全黔岌岌矣而賊計不出此止扛一彭伯而去以  
爲此奇貨可居要挾可求驢技已止我公旦夕以天威臨  
之是賊也有不百戰百勝七縱七擒也哉公得旨頗遲現  
今繕修整柵計定而後行稍帶護兵直抵偏遠諸地卽以  
從行之兵爲偏遠洗刷梗塞之兵出其不意大創諸苗擇  
一能將守之務使湖黔之路一無阻塞商賈畢通糧途絡  
繹此便是我公對局先着卽爲公先聲賊必落膽矣

又

各監軍道明旨俱已盡如台翁之請得受事鈴閣之下矣  
顧大將堪當一面者只今台翁夾袋所貯已得其人否貴  
大將以廉者第謂其廉于一身耳若一身以外實廉不得  
彼方以其身爲溪爲谷使貪使詐若令其簡髮數米何益  
于斬將搴旗之用前台翁大疏中有云聞辰沅總兵尚行  
交際此亦似必不出諸台翁之口太察無徒台翁今日是  
何如事權可使無徒乎精詳博大願台翁兼之



與傅括蒼年丈

前承走翰業已附蔡元老函中肅復已而更復思維自有  
黔事以來未有如年兄識見之審定事局之穩妥謀計之  
斷決業已嗟嘆賊不足平茲閱兩大疏剴劃其愚一案情  
理燦然而至于料彼情設我策所謂戰地戰日可有正  
有急有緩有陰有陽有虛有實是司馬穰苴也側思  
自有此奢安三凶次第猖獗以來行兵數載未有人能謀  
定而後戰者非特不能謀且未能戰蓋戰必兩陣相當而  
今且望敵先潰是未嘗戰也謀必設疑設伏用謀用間或  
乘虛或犄角或更迭而茲且聞敵至全軍一擁而出節長  
陣厚前後聲勢不相聞號令難猝達一馬偶蹶後卽擁擠  
不必敵之加我而我已自潰是全未謀也今年兄拏定謀  
定而後戰五字戰無不克卽賊無不擒矣但貴之舊將舊  
道衰颯之氣不免沾染已深而怯退之情猶恐振作不起  
必須更用楊素法臨之戰地旣分戰日旣約敢有踰越逗  
遛無論將無論道併行械繫而後法始可行戰可決也若  
夫餉事弟奉專勅寧至有悞前函歲復頗詳但年兄與蔡  
元老抵黔于七月卽所報猝加之兵至數萬亦于七月屢  
據黔道所報不過二萬人而已何以餉已解過八十餘萬  
而仍云司帑匱乏之甚耶弟卽日徑抵沅州特查各解若  
干當更有以報命凡可以助成年兄奏凱弟髮膚不愛併  
已馳檄各州縣及藩司無論正項雜項務盡數借解以應  
年兄十月之用也

與蔡元履

年兄十月之用也



細讀大疏反覆嘆嗟黔總是苦在窮之一字然不肖竊有轉語黔苦在窮而其幸亦在窮何也黔之內地如有財物可掠士女可擄則當大方潰日賊以一旅直抵貴陽只須靴尖踢倒而賊不至者賊雖至愚亦知數百里趨利兵之不利而况利無可趨以大兵行遠進無所掠退無所挾何以自固此賊之所以不輕過河與近烏蒙烏撒之不甚肯救援者以黔之窮也且黔如不窮村落繁有人民則兵有騷擾之患府庫另有積聚則士有幾倖之心而黔止一空黔專靠外省銖銖而解兩兩而分得錢止以買米得米止以炊飯得飯止以安排殺賊而他無顧望人在拂鬱困悴之中得堅其臥薪嘗膽之志者以黔之窮也况以台翁平昔茹淡啖苦之操肯自耐窮以先士卒而又功罪分明勤

惰區別必使用一賞而人知恩用一罰而人知畏孟轲付諸水濱與兵沾漑令將士能感吾意而台翁賞自不患乎少卽黔自不患乎窮矣故曰黔苦在窮而其幸亦在窮也今不肖知黔之窮披髮纓冠極力相援伏乞台翁用士卒之憤乘黔酋之敵紆籌策之微眇以必尅之兵宜分奇正藏虛實相緩急善用兵者在善用少善用少者在善用埋伏善用策應善用搗虛善用扼要善用截歸路黔大方之敗數萬之兵結作一塊如自會集爲長平新安之坑安有不敗今緊要在得安酋一人自非携其羽翼偵其起居用前埋伏策應擣虛扼要截歸路等計何以下手况用前等法兵自可以用少兵自可以用少餉自可以免饑矣兵不貴當陣而貴策應策應有失罰宜重于當陣兵不貴取級



而貴掠陣掠陣多傷傷又在前面賞宜重於取級輜重糧草  
宜專設一官相時日道里而爲之支給解運卽浮糧之採  
採以專官毋以得之易而用之漫毋以取之衆手而貯之  
不一壘前聞大方之兵浮糧不勝採徒以狼戾取而狼戾  
用不甚顧惜遂至有中饑不自振之患然自古用兵未聞  
有饑餒在數日間而不先爲計者此皆坐自取敗之道也  
至于給重賞以購賊首領嚴檄以携賊交台翁必有預謀  
無俟不肖之媿媿者矣

丘毛伯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五言古詩

中秋爲吉水李孺德書

君日溫如玉悠悠睠我思况當中秋夜月白酒清時舉樽  
仍引滿君至共飲之高臺涼風起夕露沾我瓊長歌一慷  
慨山谷爲之悲丈夫多意氣千古用揚眉格格胸臆間有  
所不得窺無謂次公狂無謂處冲癡人爲若有心肥相不  
足爲要當形跡外觀其所以奇

懷春

一春日九十日日懷刺出投刺謁貴人貴人居邃密頻傳  
已到廳名姓尚未悉俄頃上馬行步不過六七遠當曲巷



中冠蓋來倉卒迴避未及時竟遭僕夫叱初慕一官榮得  
官反可嫉腹枵不得食髮結不得櫛側身日檢修常恐小  
有失士論不尋常有人操甲乙回想舊年春春窻長暇逸  
春花爛若霞春酒甜如蜜轄投客去遲鼓擊盃傳疾弗復  
論形骸談笑且捫蝨自戴進賢冠此意了難必循例稟堂  
官放假得三日爲期往春郊已是四月一可憐可樂事等  
閒都了畢嗟嗟仕途間真如鳧與鳧動止不自操狗名終  
喪實窮通世所論得失世所恤夫苟欲脫然山林有靜室

夏饑

吾生四十二不聞庚癸呼戊巳雖云窘十日及新租惟茲  
歲夏五乃覺氣候殊接新日甚遠路已多餓夫天更作滂  
雨一日晴亦無家既空庾金山不可樵蘓無論糴無錢有  
錢糴無途鄉呼發社倉倉併沒于蕪發賑既無益修政亦  
已迂時事橫相觸仰天常躊躇余家三十口口食仍不敷  
省食日兩粥猶然費麥吾賓客仍頻來相約簡行厨更向  
賓客言我輩尚可圖勺合稍有餘一施道中瘡無如淒淒  
雨新禾又可虞高田穗不實低田浸爲湖先旣患澇溢後  
必患乾枯應知明歲饑還與今歲符一饑亦已甚再饑復  
何須黎民靡孑遺此言豈不孚天地旣有憾君相寧堪娛  
願曜唐虞日由此咏康衢

劉騶孟下第歸贈言

造化果何謂高才翻不貴明月置道傍人反生疑畏徒爾  
猜臆鳧誰能辨涇渭我來送君行且復爲君慰丈夫托致  
深不知固不悔



同年汪魯生先人像

生者祿欲養死者不可作形骸既落地日且就冥漠所恃  
孝子心無之非儼恪有見目瞿瞿精爽隱且躍君臣師友  
間斯誼固不薄况乎子與親所存浩且博歛縣汪魯生每  
甚終天乍三釜不逮親永言付丹壘所至必懸之出入靡  
敢略魯生謂余言先君性淡泊蚤有譽于時能文且博學  
造次必規儒傍睨解所錯人細無愆儀言微靡爽約我惟  
不得見見其似亦樂朝夕瞻視頻風期宛如昨大孝虞與  
周總之此心擴此心若亡關生養亦糠粕吾亦痛吾親何  
以覘遺澤對此倍淒然手足爲錯愕祇合與魯生時時同  
淚落

得石字步吳福生韻

家殊不近喧立得無尚白三畝中城闔吾乃得吾宅鄰樹  
適當軒家禽亦舒翮此處真不凡翻疑居山澤腕腰懶欲  
僵無復拘常格所期素心人質言吐肝膈偶於吳福生新  
交經素擇一見定其文長離錯丹碧比來長安中已傾名  
士席錯落出人間星辰如可摘南軒數披襟氣俠兼談劇  
更復及風騷終宵恣浮拍不醉已岸冠兩自伸嗾噍情知  
前日緣終當得親炙親炙竟何如竟符暗中索應求豪傑  
心搜拔君相責舉士失之肥要當取精液

燕齊無地不水止存棗梨纍纍

河伯太不仁洪流害佳穀已見百室荒能免一路哭西風  
十日程僅有梨棗熟梨棗垂道傍戒奴勿輕蹴若輩啖糝  
糠我輩厭梁肉留待來年春濟彼枵然腹念此重躊躇三



宿猶爲速

過滕縣

北來齊魯地蹤跡求古先孔孟談溝洫商周畫井田何以  
至今日疆理大非前封植已湮沒剛塗悉變遷水勢無利  
導殊爲四隩愆上流不職受下流不職宣散溢爲鄰壑事  
理豈宜然更有可駭異行路遂爲川衆高此獨下車馬俱  
顛連神禹旣不作子產亦難言安得智者出爲之奠百淵  
馮夷不爲害百姓無凶年

登東岩謁太白祠

晨起望九華縹緲色深碧勢將撼匡廬氣欲蒸彭澤閔  
仙靈居翻突龍蛇宅晴空間一澄精采動繹繹我佩有吳  
鉤高天如可劃溟濛杳藹間四顧恣浮拍碧澗紅泉飛丹  
崖青嵐積肅氣六月寒蒼翠侵巾幘自有宇宙時此山便  
開闢由來登此者湮沒已千百年久碑碣荒但聞李太白  
真骨付煙雲千古仰詞客

聊城弔古

諒爲天下士攄策豈云偏射書爲齊矣何獨不爲燕且教  
人臣叛名義若小然重城不必守故燕坐可捐一箭收功  
日孤臣畢命年至今留宿怨荒草縈淒煙不寃嬰城苦不  
知燕將賢世人多踐跡徒穢魯仲連

同年徐象一畫喬林疊巘圖見遺賦贈

巖壑有如人所設厭庸腐據吾目所經誰謂總奇觀山必  
萬重山樹必千年樹樹與山相因別有一風土曠絕如小  
天虛閑似太古未許置他人直待我爲主四時納煙雲超



然適仰俯此吾景中情偶爲象一吐象一情更深已先作  
此譜山奇想夏雲林蔚疑秋雨以較吾所思更覺加媚斌  
將無筆有仙應是畫之父象一人何如清曠其氣宇落落  
穆穆間藐然寡儔伍畫政如其人妙俱在阿堵將之匹古  
人未知其孰愈

泃河

四月泃河濱糧船千艘艤我舟啣尾來偶與同起止八閘  
廢九日一旬得百里前河閘更繁所廢當靡紀大約漕二  
十乃能致一耳事勢今何如東南西北只腹心在乎彼咽  
喉在乎此一夫若當關萬夫不足恃輸將萬國誠清晏一  
人社要之防未然乃是平陂理君相策壽紆庶乎消不軌  
贈施山人下之

蓉城對九華巖壑多幽奇上有仙人館下有才子祠麗醇  
結未盡民得秉爲彛於中秀傑者乃有施下之下之何所  
事道德爲人師學能夜忘寢亦至午不炊土竈餘寒燼繩  
牀擁敝帷懸榻擇寶下携藜得鬼吹裁竹一百箇翠陰結  
爲漪科頭坐其下明月照雙璫閒情聊托卧清興偶成詩  
靈性能自濬典墳亦可遺澤令原非傲柳州亦豈愚高士  
有深意世人那得知鳴鶴聞於天冥鴻漸於遠九臯有聲  
響千古有羽儀勉旃施先生荒穢好自耜所艱非東隅稅  
駕在崦嵫若夫豪傑士文寧不在茲

題湯孝寧叔寧冊

漢世之孝廉舉乃以鄉里孝者篤於親廉不羶於仕才藻  
非不庸所重乃在此近世學士家第以文菀起榮名如可



邀至以身爲市豈無親在堂絕裾去不視何哉湯叔寧純  
孝足儀軌時方計偕初名心淡如水堂前事病親終身欲  
於是郡縣勸駕殷遠遊以爲耻如可安吾親官猶棄敝蹤  
孝思何可弛狂瀾亦可砥下有里巷人上有直指使固已  
高其人內行俱無訾我事父未能少孤失怙恃雞豚未獲  
伸稚牛曷爲爾我慚湯叔寧其類已有泚一讀陳情篇三  
嘆不能已

七言古詩

人日遊西湖

今年西湖春太早湖上春光尚未好流水桃花竟杳茫舞  
袖歌扇俱潦草相邀却有賢主人三徑菊松爲我掃已當  
細艇衝水煙更欲荷輿窮山島黃鸝初作哢院聲淑氣暖  
欲穿蘋藻南山一帶夕陽天如紺如緞催夕早人生年少  
不行遊聲老英殘空愴悞新年花似去年紅前春人到今  
春老只今不見越王墳牧豎歌踏牛羊道

陳姑月乞差南歸乃與其太夫人壽會時在淮陰舟  
中相值求書冊

孝子不忍違親膝爲親祿養乃始出假令將母亦不違區  
區華組何足曳恠哉陳君遭際奇奉差得過母氏室母壽  
乃當仲夏中子歸計期應不失天上乘槎已占星人間舞  
綵還娛日光華時藉聖王恩欄述又有名公筆人子誰能  
無至情旣官此意便難必就此堪傾酒百壺着意花前休  
草率

崇仁崔父母以華葢新誌見惠讀而賦之



宇宙名山始非一我慙登覽十未七楚惟峯嶺與衡陽豫  
偉嵩高之少室陟岱升華竟未能卽到桃源亦草率况乎  
生平大缺陷家有蓬瀛乃坐失於崇吾得見大華竟未握  
衣一登鴈偶逢霍童崔縣侯談及此中至竟日飄颻人外  
各呈詞已覺衆山響瑟瑟更復貽我新誌書俱經崔侯親  
手筆披閱我時爲卧遊頗能前與少文匹仙源尚不論唐  
虞近代漢晉何足述浮丘旣爲黃帝兄王郭寧止方平姪  
仙定別有一源流要非世人所得詰固宜山川發炳靈何  
難法相爲光霽我恨人生若白駒不應身世亦黑漆要須  
安閒覓一丘風月領承無忌嫉振衣芙蓉雙蒂間雲霞爲  
文天爲質千秋萬歲無毀存下視世人真如蠹

五言律詩

月夜坐盱東湖樓

剝蟹自持觴高樓且徜徉姑山雙藹藹洲樹幾蒼蒼四望  
天如水相看月似霜何當今夜永清影一昂藏

園中

明月花前酒青山雨後詩一鷲啼綠樹雙鯉躍紅池下榻  
初延客過庭自教兒倚欄方野服欲論已忘辭

黃梅道上

路入深源處行旌濕洞雲泉聲千坎續山色萬重分人語  
林坳出花香蓋隙聞境窮逢驛館坐喜得涼薰

雨中花

却恠寒勝曝圍花也自開淹旬無日出驀地有春回晴拙  
鳩能喚陰濃蜂亦來當頭須復挿莫待髮如皚



贈劉叔夏新遊南太學集吾蓮池

饑歲兼貧病君來我正眠  
饌惟羞野菜席偶向池蓮才子  
援何例名公贈有錢此行多亢壯  
一劍自南天

二

一夜燈前事叨叨說未休  
豈知來是別翻欲餞爲留朝雨  
亭前柳南風白下舟文章山水裏  
誰道不仙遊

夜發嚴州

空林雙過雁寒木一棲鷓  
越地看吳月江船載海潮鼓聲  
催棹急帆影快風調有客汀州外  
鄉心發洞簫

西湖御河

十里御河西春風二月時  
花初呈國品柳盡學宮眉土暖  
蘼蕪適冰消菱芡宜最憐雙輦道  
望幸沐恩遲

遊高橋諸寺之作步馬同年韻

寺觀參差裏山溪掩映間  
塔尖全蔽日林隙稍窺山俗與  
僧租勝官從野貨閑盛遊兼好友  
盡興得開顏

秋前一日同吳福生李性參范質公集齊羣玉宅作

今日呼盧處猶疑昨夜聲  
月痕天末見秋意雨中生  
圭組簞無味杯尊淡有情  
官閑時論恕歡謔未須驚

新秋集吳福生齋頭分得私字

病起孤前約芳筵到獨遲  
官因無事懶人爲有情癡  
紅燭秋偏媚清尊雨更宜  
歌人苛酒政紕斷不吾私

出都道逢西安新令俞君先

文章元有契萍水偶同途  
飛鳥爲官越棗槎一使吳侯津  
行再會阻雨宿常俱良晤  
旣如此淹留未可無



奉使吳門馬仲良同年邀飲關署復惠贈詩步韻奉

酬

因投歸去轄得話別來心城外鳴鐘盡牕西剪燭深昂藏  
紆北策委婉聽南音無限他鄉意秋風各有吟

送曾龍圖侍御代巡粵西

持斧君行遠情深送別盃贈題關上柳報擬嶺南梅品望  
三朝斗威名百粵雷共驚荒僻地一旦有春回

九日舟中對菊時在平望驛

舟中逢九日杯裏盡三更開菊親人淡歸槎泛使輕鄉心  
紅蓼入客夢白雲生斷角楓林夜偏深坐者情

新闢薄晚

貧眺汀洲暮蓬牕且自推月隨江勢轉風約水文迴煙去

堤還柳星低樹着梅自猜湖海客萬里一帆開

東昌府東范質公司李二首之一

欲聞東翼政到卽問居民共道官如水能登物在春向稱  
君辨此始信我知人久別燈前事從今復快陳

題十洲三島圖爲王君作丞家住枕柯山

誰作蓬瀛想翳然林水前松知丞亦韻柯記宅仍仙談戰  
無堅白身願有剩玄長生饒秘訣道德第三篇

密縣三白松

係黃帝三女塋處

三女原爲粲應嫌作艷粧月中行鶴竚天上降霓裳結伴  
羞爲雨聯班永抱霜陵嶂千古質固合父軒黃

衡山三首之二

林霏升雨氣溪蓼出霜容異境攀藤得高人採蕨逢字奇



知禹鑿松古識秦封氣候山中別纔秋已似冬

二

登嶺欲尋寺嵐煙尚幾重峰頭遙見塔天外忽聞鐘  
狹隘蹊間栗僧歸洞口松攀躋猶未半日已是中春

三

方訝源垂盡開迷有負薪藏書唐宰相遺履魏夫人  
世外棲何日山中住可旬莫愁糧裹盡崖果向前陳

七言律

秋末登滕王閣

昨夜滕王風力寬輕帆乘便到江干閣中文物廻環  
換檻外秋江渺漠殘自有河山千古慨祗同天水一  
時觀匡南以徃多才士著作何人並子安

天街卽事

天壽山前王氣多太平風日自雍和祥雲彩護黃金  
殿瑞旭光生白玉河但遇名流俱上駿不聞俠客有  
悲歌寒微安得龍顏覲屢傍仙韶展佩珂

除夕先一日集馬仲良書齋分韻得同字

交遊四海及名公歌笑西堂茂杪中梅色三分仍  
臆雪冰心一片已春風踈狂更得新詩好翫醜追  
談往事雄莫訝來年來日改還乘此夕此尊同

贈曠聲和給假南歸

朝陽有鳳戾天飛新沐恩綸賜假歸冰雪六年聊  
偃息風塵一日忽光輝故人應訝乘傳貴往事能  
憐負弩微此去登車先攬轡他時諫草聽欬歔



山陵

何年天作此高山萬嶂千屏壯抱環燕國封疆周國化秦  
時城塹漢時關兩崖似劈巨靈界一壑如遊蓬苑間自是  
聖朝深德澤岡陵永世媚宸顏

送謝中丞陞南少司馬

西臺風望重鐘鏞提挈能教百尹從暫借南都新頗牧終  
還北闕舊夔龍直攄將略方揮扇爭說人功是發蹤東下  
一帆秋色裏長江天際見朦朧

蔡中丞元履以新命督黔兵時予督餉襄郡餞之習

家池

新擁貔貅十萬騎餞君開宴向名池英雄宅適當諸葛整  
暇綦仍賭費禘諭賊自書巴蜀檄噉名猶陋杜羊碑南人

從此爭弭耳為懾天威公在斯

傅三來作客曾蘭谿任賦別

西堂春草幾臨篇結想誰為夢惠連坐獨有君可與飲醉  
偏容我不妨眠豈堪言別當歡日翻令談詩憶去年知汝  
多才饒作客清時書記日翩翩

杜門

莫貪閭巷盛軒車閉戶高眠致有餘那可膝腰疲應對未  
應口腹累庖厨頗嗔俗士無廻駕祇合知交有絕書豈是  
元龍未學道一生豪氣未為除

送王文水年交差歸

李于鱗白雪樓為其所  
鬻而時官上林苑典簿

一官總任世沉浮獨繚家圍白雪樓平世山容人暫卧上  
林春為爾全收板橋詩思遲驅馬槐驛鄉心碎聽鳩歸去



竟酬萃不汪文章山水已千秋

送周玉繩太史得假送親南歸

恰好花辰拉酒盃光天長日幾追陪鷁帆獨卷春光去鶴  
髦誰乘月色來清世原無山可卧孝思特予假重回澗泉  
君謾稱安暇躡屐圍棋也相才

贈胡彥仲任永清

文章海內幾英雄所見將無大略同憶我曩爲君擊節似  
君今向我披衷新分天子提封寄小試人臣爲國忠正有  
清才能製錦銓曹屬汝右扶風

送丘義軒寅丈奉使江右

知君蕭瑟正思鄉恰喜皇華戒道忙歸錦有恩懸畫色掛  
旣無恙掠秋光時艱才子雙長劍詩興僣奴一古囊記日

到家應不後菊花剛好近重陽

送李次見司李南康新任

看君何似美風儀故乞偏城寄曠怡贏得湖山兼作主闌  
將煙月盡歸詩之官屬邑剛逢菊將父瀕江僅有鱗最喜  
四時皆可卧不嫌拄笏了文移

五言排律

登從姑山

盱市千人沸姑山一地閑樓臺蒼翠外雲雨暮朝間丹竈  
經年隱青扉盡日關雲封松色老風送鳥聲蠻石罅鏤天  
巧波光暎客顏崖難容盼睐路費幾躋攀林藪驚玄鶴汀  
洲見白鷗高情方傲睨清興未闌珊

閑居



幽懶情彌甚，踈狂病不除。題門時有鳳，食客日無魚。堂靜  
苔侵坐，牕虛鼠噉書。自憐行踽踽，長獲卧徐徐。素月臨池  
後，青山沐雨初。園花刪俗設，厨笋煮新鋤。別調堪醒醉，玄  
談足吐茹。世雖用世法，吾獨愛吾廬。

遊軒集鄧壺丘侍御芙蓉樓時孟秋七月初六日也  
璩三谷司馬亦與焉

市塵之巖壑，宇宙此山川。才擅登能賦，居疑好是仙。看君  
高莫企，覺世穢堪捐。呼吸天相徹，聲名斗並懸。座危偵月  
易，氣冷入秋先。天上開簫鼓，雲間儋几筵。似堪驅素筴，便  
欲進華輿。覽近翻歌曲，風高達笑喧。一床今夜嘯，百尺幾  
人眠。此會俱詞客，同遊良有緣。

五言絕句

野眺

鶴渚雙山抱，蓬門萬木封。其中有隱者，白髮老爲農。

巖灘夜泊

晚日夜光盡，寒梢送響哀。月升帆影見，齊傍釣魚臺。

七言絕句

幽居

昨夜秋聲入樹間，霏霏蒼翠落衣寒。誰人更作清如水，手  
酌潭泉沃晚蘭。

閨怨

銀字調成一，按箏就中情緒亂。啼鶯幽窻不放東風入，只  
恐春愁閒處生。

宮怨



太液冰漸盡日流長門依舊冷如秋却閑宮樹千花好不  
得君王一日遊

送陸景鄴督學廣西

柳州君過事相因異代宗工面目新直收劍銘山作筆都  
教椎結變文人

二

征苗何事用旌旗文教洋洋盡在斯新化只憑干羽舞朝  
廷爲省數年師

遊虎丘

綠楊護寺古相仍搜勝吳儂慣自能春色着人應似酒開  
身傲世不如僧



